



女相 傾負 國

夜初 著

NU XIANG
QING GUO

朝堂篇

下

一朝相逢，一夕离散，寻寻觅觅，千鸿归尽。
她携万千风华而来，他又允许她怎样一幅光景？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潇湘书院新一代
言情天后 **夜初** 倾情巨献
最快意恩仇、动人心魄的华丽长卷

重生奥斯卡影后与苍澜王朝世子
深情演绎一段旷世绝恋

魔教公主之女，一朝为相，覆一世朝堂，笑傲天下

纷繁江湖，俗世红尘，两情相悦，君不离，子不弃，他以天下为局，
她以众生为棋，携手山河，共谱一曲盛世欢歌。

013029046

I247.57

2415

V2

女相

NUXIANG
QINGGUO

夜初 著

傾國

朝堂篇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北航

C1637722

I247.57
2415
V2



公子倾城 引爆宠文风潮的当红大神
系列第五弹！ 伍家格格最新男女双强文闪耀上市

皈依佛门的腹黑王爷VS威摄四国的纯情女将

皇权惊心，纯恋倾城。谁堪深情？公子无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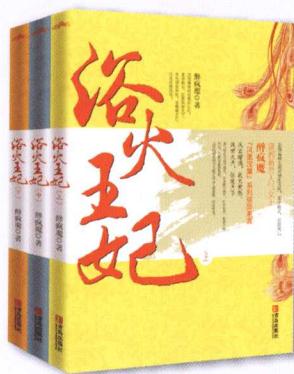
红袖添香总裁孙鹏·墨舞碧歌·莓果·柳晨枫·台湾大提琴演奏家林嫻嫻联袂推荐！

超值赠送

完美大结局·两篇独家番外·手绘海报

精美彩插·主题曲词·古韵书签·作者亲笔赠言签名

作者：伍家格格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顶级毒辣女佣兵重生古代，素手翻云，剑指河山。

潇湘新晋人气女王 醉疯魔“凤凰涅槃”系列强势来袭。

风云暗涌，战火焚燃。凤啸九天，惊绝天下。

她与他在穷途中遇见，在末路中执手，红豆初芽，相思不绝。

然而，当情深遭遇叛离，

过往的相爱相守又能否敌过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作者：醉疯魔 定价：75.00元（全三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浓情纯爱”代言人 蜜思苏“凤鸣天阙”系列开山之作

红袖添香人气月票榜唯一五连冠获得者·百万点击古风巨献

媚世红颜·心怀家国·计衡天下

北宋版“狼君罗密欧”与“巾帼朱丽叶”的乱世奇缘

超值典藏：完美大结局+绝密番外+华美海报+主题曲+古韵书签

作者：蜜思苏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重生奥斯卡影后与苍澜王朝世子深情演绎一段旷世绝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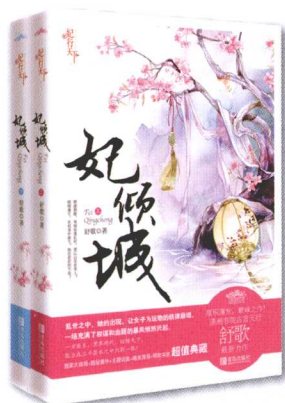
潇湘新一代言情天后夜初

倾情巨献最快意恩仇、动人心魄的华丽长卷

魔教公主之女，一朝为相，覆一世朝堂，笑傲天下

纷繁江湖，俗世红尘，两情相悦，君不离，子不弃，
他以天下为局，她以众生为棋，携手山河，共谱一曲盛世欢歌。

作者：夜初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乱世之中，她的出现，让女子为玩物的铁律崩塌，
一场充满了权谋和血腥的暴风悄然兴起。

一方霸主，黑衣绝代，权倾天下，能否在三千若水之中只取一瓢？

厚积薄发，巅峰之作！

潇湘书院古言天后 **舒歌** 最新力作！

独家大结局+隐秘番外+主题词曲+唯美海报+精致书签 超值典藏！

作者：舒歌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红袖“钻石皇后”纳兰静语

继《毒医皇后》畅销后隆重推出

受千万读者追捧的异世杀伐征战般的爱恋！

顶级杀手女教官成为神秘王爷的圈宠，是情根深种，是喋血相杀？

离奇血案，惊天政变，神秘古教，接踵而来！

凤凰喋血，龙腾归位，两情缱绻，一箭穿心！

比《神雕侠侣》更痴心！比《白发魔女传》更决绝！

作者：纳兰静语 定价：59.8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北航

C1637722

明云裳望着京城高高的城墙，轻轻叹了一口气。思索一番后，她最终决定不要立刻去见郁梦离，还是先寻个落脚处安顿下来再说。

三人到京城之后，红依只字不提回兰陵王府的事情，由着明云裳找一间小客栈落脚。而明云裳对外只说三人是走江湖卖艺的姐弟，这一套说辞她早就想好了，甚至还买了一把琵琶拿在手上，给秦解语买了一支廉价的竹笛，还特意染上了红色。

秦解语对于她的安排不置可否，许是觉得那竹笛好看，竟也学着别人将竹笛别在腰间。

客栈不大，明云裳原本打算租两间房，后来发现秦解语不是寻常人，从来不睡大床，只睡横梁，而且只睡她屋里的横梁。她虽然不是什么财迷，却也知道银子不能浪费，第二天退掉一间房，三人共住一间。

她安顿下来后，首先便去打听郁梦离的消息。她向客栈老板要了一张京城的地图，说是为了卖艺方便。她在地图上找到了兰陵王府的所在处。

说来也巧，她随便租的客栈距兰陵王府也不过只有两条街的距离。

她自大婚之后就知道，郁梦离在兰陵王府的地位不高。王府里还有一个翠偃，她逃跑的消息容景遇肯定告诉了翠偃，王府外必定设下了重重陷阱，在还没有摸清形势前，她绝不能贸然行事。

她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来到京城后又没了束缚，自然要好好看看京城的繁华，于是第二日，她便让红依在客栈里候着，带着秦解语出了门。

京城比宜城更加繁华，明云裳带着秦解语正逛得高兴，忽听得前面一阵喧闹，然

后便听到有人道：“兰陵王世子和王妃出来了，快点避开！”

她愣了一下，见身边的行人都匆匆躲了起来，她觉得奇怪，抓住一个行人问他为什么要躲。那人看了她一眼，打了个冷战道：“姑娘是从外地来的吧？这兰陵王世子是天煞孤星，被他看一眼就要倒八辈子的大霉。”

另一个路人边走边道：“他走过的路会寸草不生，喝过的水会成霉水。”

明云裳微笑道：“我听闻兰陵王世子双眼俱盲，又怎能看到人？再说了，这世上怎会有这么邪门的事？”更何况，她已被他看了好多眼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怕是永生永世不得翻身了。

闻言，那个被她拉住的路人恼了，挣脱她的手道：“信不信由你，不要拦着我！”说罢，一溜烟逃到了屋后。

明云裳心里有气，想起战天南对她说过的郁梦离的事情，不禁轻轻叹了一口气，随即又平静下来，深知再站在这里太显眼，便往后退了些许，走进一条小巷子里。

这时，郁梦离的轿子被人抬了过来。那是一顶紫色的华盖软轿，站在她的角度，隐隐可以看到里面有人戴着斗篷半躺着，那身形十分熟悉，不是郁梦离是谁？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暗祝他一切安好。

郁梦离的轿子后面跟着一顶同色轿子，只是小了一些。明云裳隐隐看到一名纤瘦的女子坐在里面。

她愣了一下，想起方才路人的话，世子妃？她微微眯着眼睛看着那顶紫色的小轿子，轻声对秦解语道：“你用石子打第一个轿夫脚。”

秦解语看了她一眼，依言屈指一弹，便弹在为首轿夫的环跳穴上，那轿夫吃痛，腿一弯，轿子便也跟着倾，华盖下的紫色华纱一掀，便看到了里面女子的真容——蜡黄的脸，低垂的眉，极清秀的脸显得有些清瘦。

明云裳的眼睛却已惊得滚圆，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那轿中的女子竟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就连那被她画得有些晦气的眉毛也几近一模一样。这个结果她早就猜到了，只是如今亲眼看见，还是觉得有些诡异。

秦解语也看到了那女子的样子，他扭头看了一眼明云裳后轻声道：“原来是个假货。”

他难得说话，明云裳白了他一眼，轻轻咬着唇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秦解语问道：“你来京城就是为了找他，如今怎么办？”

明云裳闻言愣了一下，她一直以为这少年多少有些弱智，没料到他竟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极为清楚，她的眼睛微微一眯道：“凉拌。”

秦解语轻哼一声后不再理她。

正在此时，郁梦离的轿子从两人的面前经过，明云裳的心里升起一股淡淡的悲凉，嘴角边有了一抹嘲弄。如今虽然局势未明，但是她一直认为他聪慧无比，没料到竟如此轻松地就被骗了，她心里难掩失望。

明云裳原本想要把她平安的消息传递给他，如今见两人这般，她忽然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了。他们原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如今这样了断倒是一件好事，从今往后，她可以天高海阔地活着，他也可以继续做他的兰陵王世子。

只是转念一想，一股怒气又冲上了脑门。凭什么她要忍受别人假扮她？就算这件事情和郁梦离没有干系，她也绝不能容忍别人顶着她的脸和她的夫君过下去！就算是不翻腾出浪花来，也得把那人的嘴脸给揭开吧！

这样一想，她心里的怒气倒散了，遇强更强的明云裳又回来了。

郁梦离半躺在轿子里，美丽的眼睛微微闭着，听到后方轿子里传来的动静，他嘴角边含了一抹冷笑，待他的眸子睁开，便看到了旁边的巷子里站着一个长相丑陋的少女和一个身着红衫的少年。他此时心情郁结，看了明云裳一眼。

看到明云裳时，他手指轻轻敲了一下椅面，嘴微微张了张，终究没有说话，却轻轻地咳了几声。

长街上极静，他轻轻一咳便显得极响，把那些寻常百姓吓得不敢，齐齐往后退了好几步。

明云裳自是不知道他此时的想法，看到那些百姓的反应，她轻轻叹了一口气。不知怎的，在这一刻竟有几分明白了他的无可奈何。

她心里原本还有的几分怒气刹那间消失得干干净净，见后面的那顶轿子已经恢复了正常，郁梦离轻喘着问道：“云裳，你可好？”

明云裳愣了一下，直觉他是在问自己，正欲回答，后面那顶软轿里传来了女子轻软的声音，“我无妨，让世子担心了。”

那声音把明云裳雷得皮焦肉嫩，丫的声音竟和她的一模一样！

秦解语看了她一眼，她却依旧淡定无比地站在那里。

郁梦离看了明云裳一眼，道：“无事便好。我们快些进宫吧，可不要让皇奶奶久等。”

“是！”小软轿里传来了轻柔的回答。

两人说罢，轿夫便抬起轿子缓缓前行。

明云裳目送两人离开，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两人走后，街上的百姓又走了出

来，她看了秦解语一眼后道：“我们走吧！”

秦解语看了她一眼，轻轻摇了摇头，跟着她离开了。

明云裳回到客栈之后安静了一整天，秦解语也不理她，由得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沉思，他则从怀里掏出他那硬得堪比石头的饼子啃着。

红依却看出两人的不正常了，她问秦解语发生什么事情，秦解语只淡淡道：“世子妃看见世子妃。”

红依一听这句话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脸色变了变，却并未说话。

第二日一大早，秦解语正在房梁上睡觉，红依睡在脚踏上，明云裳拿起屋里的长竿把秦解语从房梁上掇下来道：“走，我们出去走走！红依你今天还守在屋子里。”

秦解语也不问她为什么，从房梁上跳下来便跟在了她的身后，红依坐在脚踏上叹了一口气，对于她的安排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早在两人到达京城的时候，明云裳就发现京城到处都是考生。谨夜风是个读书人，明云裳的本主极为关心科考之事，细细一算，今日正是大考之期。她如今在京城里举目无亲，谨夜风虽然是个人渣，却是她在京城里唯一认识的人。

以前她在宣城，他到京城赶考复习，他不来找她她就很难从他身上榨出点什么来，如今她也到了京城，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他！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谨夜风人虽然很渣，书却读得不错，在宣城得了乡试和省试的第一名。

她的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如今在京城左右无事，若不好好消遣一下谨夜风，那实在是太对不起她额头上硕大的伤口。

问清楚考场的路线之后，明云裳就带着秦解语在明洲学院的山脚下等着。明洲学院是苍澜王朝最好的学府，在这里授课的都是当朝鸿学大儒，三年一度的会试就在明洲学院里进行。

之所以选在这里，除了明洲学院资格最老、资质最好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洲学院建在京城里最高的琼华山上，那里只有两条路上下：一条是明云裳所站的山脚之下，从山上走下来约要一个时辰，另一条就是在离她约一里之遥的吊篮路，那是上山最近的路，要依靠山上放下来的吊篮才能上去，下来也要人吊下来。

如今两条路都已被封，考试期间，任何人不能上下山。

午时过后，学子们便依次从山上走了下来。明云裳等了约莫一刻钟，便见到谨夜风和几个学子一起走了过来，几人一边走着一边讨论今日考试的内容。

谨夜风身着一件深蓝色绣暗纹棉袄，头戴儒生帽子，没有她记忆中的风流之

姿，却多了一分文人的儒雅之色，和几个月前她见到的谨夜风相比少了几分轻浮之气，看起来人模人样。

明云裳大致听了听，知道这次科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史论，第二部分是时务策，第三部分是经义论。她对古代的科考曾研究过，中国历史上的科考制度被八股文垄断，大多一篇文章定乾坤，像这样分成几部分的科考比较少，看得出来，这个朝代的科考是经过一些改革的。若是这一朝的君主所为，那么这个君主必定是个贤达之人。

明云裳从几人的对话中听得出来，谨夜风这一次考得还不错，他的论解在这个时代算是比较高明的，颇有几分治国之能。她对那些考试的东西并没有太大兴趣，觉得朝堂之事和她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她以前的职业习惯是不管听到什么东西都往心里过一遍，有没有用另当别论。

明云裳目送几人渐行渐远，嘴角有一抹冷笑。她给秦解语使了个眼色，两人缓缓地跟在谨夜风的身后。几人都住在京城里最大的客栈——悦来客栈，明云裳看到谨夜风进去之后，走到柜台前问掌柜：“从宜城来的谨公子住哪间房？我是他在宜城的表妹，烦请掌柜告知一二。”

掌柜的见她样貌丑陋，本不欲理会，只是听她说是谨夜风的表妹才面色稍缓，看了她一眼道：“天字一号房。”

明云裳谢过之后便带着秦解语朝天字一号房走去，一路上不时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她也没放在心上，大步前行，轻轻叩开了谨夜风的房门。

谨夜风打开房门看到她微微一愣，正欲发问，她却大哭道：“表哥，姑爷爷过世了！他在世时最疼你，不料却在你赶考之际病逝。姑姑不让我把这事告诉你，怕你分心，如今已经考过了，你快些回家看看吧，姑爷爷的灵柩还在门前放着，就等着你回家入土为安！”

谨夜风原本还在想他何时多了这么一个面容丑陋的表妹，听到她的话更是一愣。他爷爷的身子骨是不太好，但是这讣闻来得也太突然，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北，当下问道：“姑娘是不是认错人了？”

明云裳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一通后道：“公子可是宜城城南的谨府大公子谨夜风，令堂是安溪肖家人氏？”

谨夜风母亲的确姓肖，他当下点了一下头道：“家母的确是安溪肖家之人，但是我从未见过姑娘，不知道姑娘如何知晓这些？”

明云裳闻言顿时泪如雨下，一边抹着泪水一边道：“如今科考的成绩还未出来，

表哥就翻脸不认人吗？我是自小和你有婚约的如是表妹啊！”

谨夜风想半天也想不起来他与谁有过婚约，唯一许下山盟海誓的女子只有明云裳一人，但明云裳已经跃入龙门成为兰陵王府的世子妃，而他所有的表妹中没有一个叫如是的，他随即否认道：“我未曾订婚……”

他的话才说到这里，明云裳便放声大哭道：“娘亲一直对我说男儿有了功名就易抛信弃义，我原是不信，如今千里迢迢到京城报信，表哥竟立刻不认我了！难道你将明霞山的桃花，月湖的柳，醉山的红叶，古道的雪全部都忘了吗？在那些地方，我们都立过山盟海誓！”

谨夜风听到她的话眼皮直跳，她嘴里说的那些地方，他只跟一个人把手游玩过，那就是明云裳。眼前这个丑到极致的女子是如何知道这些的？

两人闹的动静太大，如今又是放考的时间，这间客栈住的考生又是最多的，几乎这一届的风云考生都住这里，这里原本就有几个和谨夜风互掐的考生，此时听到这些话顿时都倚门而望。有人看着谨夜风道：“我说谨公子前日在大青湖畔约见了婷韵郡主，莫不是为了攀龙附凤，便想抛弃未婚妻？”

另一人道：“只怕还真如此。我记得我曾问过谨公子可曾定亲，他当时说并未定亲。”

和谨夜风交好的一人道：“这女子来历不明，莫不是认错人了？”

“来历不明怎么会知道谨公子的籍贯？怎么会知道谨公子母亲姓氏和家住何地？”

“就是，依我看怕是谨公子早就存了攀龙附凤的心思，才会百般隐瞒，其实也不能怪谨公子，若我的未婚妻长得这么丑，我也会悔婚！”

明云裳今日看到谨夜风从明洲学院出来却没有在那里闹，是因为一旦闹开容易被考官看到，谨夜风就没有转弯的余地；而在这里闹开却是既能抹黑谨夜风，让他的名声受损，对他的仕途影响又不会太大，除非她咬着他不放。

她伸手将脸上的胭脂借着泪水抹掉一些，睁大眼睛看着谨夜风道：“表哥当真认不出我吗？”

读书人最是好名声，谨夜风听到门外的那些胡言乱语早乱了心神，知道此时轰明云裳不是，和她讲道理也不是，正没有主见，听到她的话愣了一下。待他看到她那双微微带着戏谑的眼睛，再看到顺着她的泪水流下来的胭脂，脑中灵光一闪，竟认出她来了！

他的眼睛一亮，正欲说话，便觉得小腹被什么东西顶着，低头一看，竟是一把

匕首！他又愣住了，一下子不明白温婉可人的娇弱女子何以变得如此强悍，不明白她不待在郁梦离的身边，跑到他这里来做什么，更不明白她的身边何以跟着一个清秀少年。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女子身边带着一个男子抛头露面，会大大有损闺誉。

只是两人之间，原就是他有愧于她，想起最后一次见她时她问他要银子时的狠绝，再见她此时眸子里的凶光，他心里无端端地便升起了一抹惧意。他本是聪明人，见此情景忙道：“请姑娘借一步说话。”

他的话一说完，身子一让，脚往后一步，明云裳也不推辞，大步就走了进去。屋外还是议论纷纷，秦解语双手一拉，便将房门关上，隔断了外间的闲言碎语，他一进来就站在门边啃着大饼。

明云裳的嘴角边绽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她此时脸上胭脂抹得乱七八糟，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万分，一双眼睛却明亮无比。谨夜风正欲发问，她却已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黑布袋，两手一扔便套在了谨夜风的头上。谨夜风正欲说话，秦解语适时地隔空点了他的哑穴。

明云裳一句话也不多说，也不用内力，挥起拳头劈头盖脸就往谨夜风的身上打去。她此时的身体强健了许多，此番动手，纵然没用内力，却也不是寻常女子的花拳绣腿。对一个空手道高手而言，最是知道人的身体哪些部位能打，哪些部位不能打，哪些部位打了极痛却又不易留下痕迹，力道自然也是恰到好处。

谨夜风本是弱质书生，又哪里是她的对手。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上便传来了剧痛，却叫也叫不出来，更没有还手之力。

明云裳看到倒地的谨夜风心里却泛起了辛酸，有一分不忍，又有一分恨意。她早知道真正的明云裳对谨夜风是爱入骨髓，也知道她这具身体里隐藏着极多的秘密，更是残留了对谨夜风的情意，因而终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打累之后，她便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来。

在那一瞬间，她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哭，却又觉得此时心里涌起了太多的情绪，若是不哭出来，她会憋得难受，这一段时间里她受了很多的委屈，此时释放出来觉得舒服无比。

谨夜风被她打得七荤八素，浑身上下痛得厉害，不知道她为什么变得如此强悍和暴力。好不容易等到她停手，却听到了她的哭声。

这样的哭声他从未听过，以前的她是个大家闺秀，做什么事情都会有所隐忍，就算是哭，也只是暗暗抹泪，轻声而泣，从未如此张狂地哭过。听到她这样的哭泣，他心里一片柔软，原本还有的几分怒气也散了，两人之间，原是他负了她，她打了他一

顿也是他活该。

他伸手将头上的黑布袋扯了下来，入目的是明云裳那张胭脂哭花了如同唱戏的大花脸和秦解语那张千年不化的寒冰脸。

他不能说话，瘸着腿走到明云裳的身边，从怀里掏出一块帕子递给明云裳。明云裳不客气地接过来，终是惊觉她此时的失态，伸手将脸上的那些东西抹净，睁着一双通红的眼睛看着谨夜风。

谨夜风被她看得有些不太自然，便在她的身边坐下。他如今浑身上下，除了露在外面的手和脸之外，处处都是伤痕，全身上下更是痛得厉害。

明云裳轻哼了一声，见他老实，给秦解语使了一个眼色。秦解语手指一伸，解开了谨夜风的哑穴。

谨夜风轻轻咳了几声后问道：“你不在世子府里好生待着，跑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我来见见状元郎的风采。”明云裳的泪痕一抹净，脸上便满是少女的明媚色彩，那微微嘲弄的语气透着不屑。

谨夜风的脸一红，缓缓道：“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今日闹这一场，打我一顿原是我活该，只是你如今的身份早已不同寻常，和我在一起终究不好，待会儿你收拾收拾便回去吧！”

“回哪儿去？”明云裳冷笑道，“如果不是事出有因，你以为我还会愿意来见你吗？”

谨夜风微愣，明云裳又道：“实话告诉你吧，兰陵王府里的明云裳不是我！”

“怎么可能！”谨夜风大惊道，“我那日见过世子妃了，她不但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就连声音也一模一样，又怎么可能不是你？”

明云裳的嘴角边满是嘲弄道：“可不是嘛，那人也装得太像了，就连你这样和我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也瞒过去了，世子只见了的我几面，又岂会瞒不过去？”

谨夜风再次愣了一下，见她的表情不像是在撒谎，再想起上次两人相见的情景，依她以往倔强的性子以及洁身自爱的习性，若是真嫁了人，又岂会私下来见他。

只是他想起见到那人的情景，明明和明云裳一模一样，又岂会不是她？

一时间，他将信将疑。

明云裳知道他的心思，当下冷笑道：“信不信由你，反正眼下你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信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哼哼！”

谨夜风还是第一次听到她用这种极为霸道的语气对他说话，一时间有些反应不

过来。

明云裳又道：“今日的事情，我只是小小地惩戒你一下，若是你不帮我的话，哼哼！”

她一连两个哼哼，听得谨夜风眼皮直跳。

她冷笑着看了谨夜风一眼后道：“反正你曾经毁过我，我也不介意彻底毁了你！”

谨夜风看着她那含冰带霜的眼神，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他低声道：“你不要乱来！”

明云裳淡淡道：“我从来不会乱来，但是如果有人不听话的话，我也不介意乱来，反正我现在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谨夜风愣了一下，微微一想，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怎的，他竟从她的这一句话里听出了万般的无可奈何。他离开宜城已久，对于她的事情知之不多，却在京城也听说了她在诗会退了容景遇的婚，还逃了万户侯的婚，最终嫁给了兰陵王府的病秧子世子。他一度不明白她怎么会惹来这么多的事情，更不明白她何时变得如此大胆。

他看着她道：“你想要怎么样？”

“我想做你的书童。”明云裳看着他道。如今左右无事，待在他的身边收拾他也是一件乐事，顺便看看京城里的风云。

谨夜风睁大眼睛道：“你是女子，怎么能抛头露面，而且你还是兰陵王府的世子妃！”

明云裳淡淡道：“我的名节早已毁了，有什么不能抛头露面的？再说了，这只是我的事情，你只需要告诉我同不同意就好，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这万万不可！”谨夜风急道，“我知道以前的事情是我的错，我也信兰陵王府的世子妃不是你，我可以给你一笔银子，让你过衣食无忧的日子，可这书童你又如何做得？”

明云裳暗叹他真是一个食古不化的愚笨书生，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当时又怎么做得出来那些离谱的事情。她冷笑道：“拿笔银子养着我，谨大公子是想攀上婷韵郡主，然后还想金屋藏娇吗？就不怕日后婷韵郡主醋海生波，生生淹死你吗？”

“我和婷韵不是你想的那般！”谨夜风咬牙道。

明云裳冷哼一声，只是斜着眼睛冷冷地看着谨夜风，他被她看得心里直发毛，终究把心一横道：“罢了，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吧！你都不在乎了，我替你瞎操心！”

明云裳微微一笑道：“果然还是美人的魅力大，婷韵婷韵，谨大公子叫得可真是亲密啊！”

谨夜风的脸一红，正欲说话，明云裳又道：“你不用解释了，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不要说你对郡主有心思，就算是你看上了乞丐婆也不关我的事！”

谨夜风咬牙看着她，却见她只着了一件粗布衣裳坐在那里，温婉精致的小脸上满是柔顺，只是眼睛里却不知何时有了一股匪气，他轻轻道：“我是真心为你好！”

明云裳听到这句话当他在放屁，却也懒得和他辩解，她淡淡道：“日后在外人面前，我是你的书童，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许插手！”

谨夜风虽然觉得将她带在身边极为不妥，但是此时被她这样胁迫也没有化解之法，只得点头同意，心里却在打其他的算盘：日后若是寻到合适的机会，一定要将明云裳送回宣城，一个女儿家哪能这样闹腾！

明云裳却因为之前的事情并不信他，当下又道：“我不管你此时答应我存的是什么样的想法，日后若是敢反悔，我一定会毁了你一辈子！你现在可以怀疑我的能力，但是我劝你最好不要轻易去试，因为你铁定会后悔！”

谨夜风只觉得他的心事被她看穿了一般，脸又涨得一片通红。

她不再说话，打开随身带着的包袱，里面放着一套青色的仆从打扮的男装，她开始脱外衫，谨夜风不好意思地将头别到一侧，秦解语却淡然处之。

她将衣服穿好，然后取过一面铜镜，再打开包袱里装的一个小包袱，取出胭脂水彩抹了起来。她熟门熟路地轻描淡抹，只片刻工夫，她那张清秀无比的脸便多了几分稚气，有了一分属于少年的色彩，眼睛依旧还是单眼皮，鼻子微微垫高了一些，脸颊处打了侧影。

“好了！”她轻声道。

谨夜风这才转过身来，看到她的模样惊得下巴都快要掉了。他左右看看并无其他的人，整间屋子只有明云裳和秦解语，他咽了一口口水后道：“云裳？”

明云裳的眼睛一斜，用比较稚嫩的语气道：“从今往后，我姓季，名常，是表哥的远房表亲，因家境贫寒读不起书，所以一直做表哥的书童。”她的声音像极了那些还未完全发育的少年的声音。

明云裳的身材在女子中不算太娇小，但是相对男子而言终究是显得稍微矮小了些。她以前在宣城扮过成年男子，虽然没被认出来，但是容景遇却识得，如今保险起见，还是扮一个少年比较合适。

谨夜风听到她的声音明显异于方才女子轻柔的嗓音，一时间震惊无比，他忍不住

问道：“云裳，你何时习得这样的技艺？”

“表哥，请叫我季常！”明云裳白了他一眼道，“我们之间的约定再加上一条，那就是我的事情你最好不要过问！”

闻言，谨夜风的眼里充满了惧意，当下张开嘴巴有些结巴地道：“季……季常……”

他的确有个远房表弟叫季常，也的确家境贫寒曾做过他的书童，这个明云裳，心思细致得超乎了他的想象，不知怎的，就在这一刻，他竟有些怕起明云裳来。

明云裳咧嘴一笑，打开房门，却见几个书生跌了进来。谨夜风租住的房间甚大，方才说话的声音又都不大，那些书生并无武功，自是不可能听得到；她突然将门打开，那些靠门太紧的书生措手不及，顿时便摔了一跤。

明云裳笑道：“见过听墙根的，没见过像你们这种听墙根的！我和我家表哥开个玩笑而已，大家不用太过认真！”

那些书生微愣，明云裳笑道：“我在老家是学戏的，许久未见表哥了，见他考试太紧张，跟他开个玩笑放松放松，让大家见笑了。”

那些书生闻言忍不住往屋里望去，谨夜风的屋子虽大，但是一眼就能看个清楚，此时屋子里除了谨夜风和身着红衣的少年，哪里有方才丑陋的少女？众人不禁愣在那里。

谨夜风也是聪明人，走出来说道：“家中表弟顽劣，让各位见笑了，打扰之处，还请见谅！”

那些书生此时才反应过来方才的丑陋女子是眼前的青衣少年所扮，那些存了看热闹心思的人见没有热闹可看，便四下散去。

谨夜风的手心里却捏了一把冷汗。他原本以为这件事难以化解，没料到明云裳三言两语便将所有的事情全部摆平，这样的机变之才，又岂是他所熟知的少女？

郁梦离半卧在小榻之上，仲秋在旁侍候，侍卫郁南走进来轻声道：“世子，你让我查的人有消息了。”

“说。”郁梦离淡淡道。

郁南笑道：“那当真是一个妙人，原来她的那副样子是扮出来的。我来的时候她去找谨夜风大闹了一场，说谨夜风是负心郎，可是两人进屋后没多久她便出来了，没料到竟变成了男子，还成了谨夜风的表弟！”

“仲叔怎么看这件事情？”郁梦离轻声问道。

“想来世子妃是有其他的打算了。”仲秋答道，“只是她此时找谨夜风的目的我却猜不透。”

郁梦离笑道：“有什么不好猜的，她在京中并无熟识之人，谨夜风文采出众，是今年科考状元的热门人选，她不过是想借他一分力。这样的事情普天之下，怕也只有她才做得出来。”

仲秋微愣道：“谨夜风如今还是白衣，又没有去场面上打点，想要夺得状元之位怕是难事。”

郁梦离嘴角微勾道：“这有何难？她想让谨夜风当状元，只要谨夜风真有那个本事，我帮她一把便好，也不算难事。”

仲秋轻轻叹了一口气道：“世子处理这件事情也许并不需要如此曲折，寻个机会揭了那人的真面目，再将她迎进王府便是。”

郁梦离淡淡道：“仲叔也说了，要寻个机会才好揭穿那人的真面目，如今的机会并不成熟，留着那人还有一些用处。在迎她回王府之前，刚好借那人之手将王府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一并看清了，到时候也好处理。再则，这次的事情是我大意，让她受了不少的苦，又岂能让她一个人太过辛苦，她想要去做的事情，我自然要帮她做到。”

仲秋几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郁梦离轻轻摆了摆手道：“下去吧，派几个好手好生保护她。”

郁南领命退了下去。

考卷的优劣很快就被评定了出来，今年共取了一百二十八名进士，前三甲的考卷则放进了龙殿之中。天顺帝伸手打开那几份考卷，细细看了一番后心里一阵欣喜。他早前就听到大学士徐之畔说今年考生的整体水平极高，前三甲更是不同凡响，如今细细一看觉得果真如此，前三甲题目答得都极合当下的时事，都是极有见解之人。只是三张考卷各有千秋，他一时间也难以取舍。正在此时，张公公走进来道：“皇上，万贵妃在殿前候着。”

“传！”天顺帝威严地道，嘴角却微微上扬。万贵妃是今年才进宫的，她极为聪明，不妒不争宠，性子温和，有一颗极为细致的心思，出身于书香门第，颇有些见解。

此时他心中难以决断，万贵妃来得当真是时候。

张公公退了下去，很快就带了一个雍容华贵的女子进来，女子的姿色在后宫之中不算拔尖，却别有一番味道，乖巧灵动又不失温顺，极合天顺帝的心意。

万贵妃进来之后便行了一个标准的宫礼。她今日着了一件粉色的宫装，头上插了一支蝴蝶垂东珠的步摇，额间有一颗红痣，为她平添三分娇媚。

天顺帝看到她行大礼心里更为高兴，他就是喜欢她不躁不急的性子，宫里的妃子很多在得到宠爱之后就会忘乎所以。

他含着笑道：“快起身吧，那些虚礼日后就免了。”

万贵妃微微一笑应了一声，便缓缓地走到了皇帝的身侧，然后浅笑道：“圣上这么晚还在看折子吗？”